

战地记者讲故事

# 高原军医

■王雁翔



插图:唐建平

即使在夏天,平均海拔4700米的红其拉甫依旧白雪皑皑,山脚峡谷的雪边落边化,雾气缭绕,寒气袭人。

我来到红其拉甫边防连不到20分钟,雪霁,太阳露出了笑脸。指导员冯康信笑说:“这些天一直在下雪,已经20多天没见太阳了,你把好天气带来了。”

正跟指导员聊天,一阵充满感情与力量的萨克斯乐曲,忽然春风般从窗外飘进来。音色柔和、旋律优美,是我爱听的《北国之春》。

“谁萨克斯吹得这么好?”

“军医杨善文,他最喜欢吹这首曲子。”冯康信说。

32岁的杨善文,老家在辽宁省丹东市。他与连队相距近6000公里,探亲一次,不算中转耽误时间,最快也要3天。

大四那年暑假,他去部队实习,第一次看到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军医刘志经常年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故事,默默在心里许下到高原边防守护官兵健康的心愿。毕业分配时,他主动申请来到红其拉甫。

因为心理有准备,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高原缺氧,并未给他带来太多不适。每次巡逻,他都会紧紧跟在官兵身后。

2015年7月27日,杨善文接到家里电话,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了。那时,从连队所在地到喀什,许多路段正在改造。杨善文赶了一天的

路,从喀什坐上最后一班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落地时已是次日凌晨。

一路辗转回到家,母亲一把抱住他放声痛哭:“儿子,你爸爸走了!”

处理好父亲的后事,他又匆匆匆匆往帕米尔高原赶。

“夏季巡逻执勤任务重,连队官兵在海拔5000多米的冰雪达坂巡逻,自然环境艰险、复杂,我必须跟着。”杨善文对我说。

我来到连队第二天,一名战士突发高烧,呼吸困难。已是夜里11点,山高路险、风紧夜黑,有战友担心安全,提议等天亮再送医治疗,杨善文坚持带车护送这名战士下山。

山下医院的检查让他惊出一头冷汗。急性肺水肿,别说一晚上,再晚两三个小时,这名战士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我来到医院,看见杨善文守在病床边,那名战士正在输液,他在床边认真地削着苹果。我心里倏然一热,他平时对患者都是这般细心吧?

营区四周群山环绕,终年白雪皑皑。即便是炎炎夏日,迷彩服里面也要穿保暖内衣或毛衣毛裤。

夏天,牧民会转场来寂寥的雪山峡谷放牧。一次,杨善文和战友们巡逻返回途中,看见一个牧民骑马追到河对岸,连喊带比划,表示自己的孩子病了。

河水冰冷刺骨,杨善文蹚过20多

米宽、齐腰深的河水,赶到牧民家。经检查,他诊断孩子患的是急性喉炎。开药、输液,临走时他又留下了自己的电话。3天后,牧民告诉他,孩子的病康复了。后来的每年夏季,只要看到附近峡谷有牧民,他就会去巡诊送药。

今年是我第8次来红其拉甫边防连采访。曾经的旧营院已被新的综合楼取代,无论生活保障,还是配套设施建设,这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高原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没有改变。去年,连队新建了制氧室,杨善文又开始担任制氧员。遇到设备出现故障时,他一边自己钻研一边向厂家请教,保证连队24小时供氧不间断。

官兵巡逻、训练、执勤回来,他会提醒、督促战友们及时吸氧。

上级为连队配发了生化、血液和尿液分析仪,还有便携式X光机。有了这些医疗设备,官兵在连队就能做许多基础检查。

不管工作多忙,杨善文对音乐的热爱是不变的。除了二胡是少年时的特长,萨克斯和架子鼓都是他在连队自学的。连队节假日搞文艺活动,总离不开他的伴奏。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让官兵寂寞的生活多一份青春色彩。

他笑说:“在高原,身体健康与心灵愉悦一样都不能少。”



王雁翔

**记者心语**  
有一颗敏感好奇的心,会看得更多更远。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总是在各类奖励通报的名单上见到粤东前哨横范雷达站的名字,多年来却无缘一见。这一次,我一路乘高铁、转汽车,翻越绵延丘陵,再乘船破浪远行,终于有幸登上海岛,走近这所雷达站。

刚下车,一阵风扑面而来,风中带着大海的气息和海浪翻滚的声音。放眼望去,四周树叶随风摇曳,沙沙作响,远处海面云雾缭绕,难睹全貌。当我低下头,看到的是散落在营区各处或大或小的石头。

海岛上到处都是千姿百态、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些石头看起来大不相同,却无一例外坚硬,沉默而坚定地守望着这片海。

放下行李,我随连队官兵向着海岛最高处漫步。

沿着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向上走,两旁的榕树粗壮苍劲,树干满是伤痕,它们的年轮里似乎记录着经历过的风雨。

继续向高处行走,我们踏上山顶,视野豁然开朗。眺望远处的大海,浪花在潮涨潮落间翻涌,风力发电机叶片有力地转动。

“来时懵懂少年,走时顶天立地。”环顾四周,一块石头上的字迹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块石头不大,雕刻也不是专业水平,但看到这几个字,仿佛能与字迹的主人穿越时空对话。我想,当他刻下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老兵了。

“永远记得,我们是高山上的兵,蓝天下的鹰”“云雾之巅献青春无悔,高山海岛守长空无憾”……再向远处看去,许多石头上都刻着字迹。

同行的战友告诉我,这是海岛的特

# 海岛「老兵石」

■许涛

色——“老兵石”。在这面朝大海的小平台上,散落着数十块这样的“老兵石”。这些石头上的字风格各异、有深有浅,笔画勾勒间,让我真切感受到官兵对海岛真挚而深刻的眷恋。

二级军士长邓稳对我说,20年前的一个秋天,老兵陶磊即将退伍。在这座海岛,他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收获了

诚挚的战友情,还光荣入党……这座岛给他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陶磊和其他几名退伍老兵看着营区里的一草一木,心中万般不舍,纵有千言万语也难说尽。

注意到岛上随处可见的石块,时任指导员冯毅忽然来了灵感。海风的侵蚀与海水的冲刷改变了石头的形状,难以改变的是它们坚韧的本质。或许,海岛上的石头就是这些雷达兵最好的象征。于是,冯毅向老兵们建议,可以把自己的不舍之情刻在石头上,留给海岛。

“战友们请放心,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鹰。我爱这里的一切,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选择这里。”第一块“老兵石”从此代替退伍的战友,接续守望他们挚爱的海岛蓝天。

那天,退伍老兵走遍营区的每个角落。在阵地前,在宿舍内,在石桌旁……海风不停吹拂,带走落叶,却带不走官兵对海岛的眷恋,带不走海岛官兵的战友情。

从那年开始,每逢退伍之际,即将离岛的官兵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海边挑选石头,一笔一画刻下自己的心声。

一级上士高巧东,2011年新兵下连来到海岛后坚守至今,是目前在连队时间最长的“守岛人”。高巧东曾有机会离开海岛,调入机关,可看着这一块块退伍老兵留下的石头,回想起自己立志守护海岛的誓言,他一次又一次选择留下,与海风、海浪相伴。

阳光洒满海岛,海风拂过山顶,战士擎旗伫立。绿树、蓝海、白浪与金色的阳光相互辉映,我眼前的画面是这样生动而美好。

“最懂得使命的分量,最懂得吃苦的滋味,最懂得关爱的温暖,最懂得荣誉的珍贵。”踏上归途,回望海岛,连队宿舍楼前的这4行大字刻印脑海,成了我此次海岛之行的珍贵纪念。

骨骼坚强

## 陕北窑洞

一粒粒大红枣儿  
一颗颗滚烫的心  
串起如珠链悬挂窑洞窗口  
红宝石一样璀璨  
透着自豪和甘甜

窑洞也曾风起云涌  
神州山河破碎  
一盏油灯点亮夜空  
一孔孔窑洞  
宛如一只只飞翔的车轮  
承载黄土高坡的奔涌  
战鼓惊天动地  
敲响侵略者的丧钟

窑洞是一个坐标  
交汇历史与未来  
如同我们的队伍  
品质越质朴,越雄壮  
初心越纯粹,越长久

## 北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 致八月的第一个黎明

■程步涛

八月的第一个黎明  
是每一个中国军人  
都必须郑重迎接的黎明

天空的鹰群  
花枝上飞舞的蝴蝶和蜜蜂  
每一面军旗  
以及正在为祖国站岗的  
锃亮的枪  
车轮、履带、甲板、机翼  
还有导弹、雷达、卫星  
都在庄严地捍卫着祖国的安宁

披开每一簇草和每一片落叶  
已经寻不见当年的焦土  
为民族解放  
中国军人洒下的热血  
和倒在地上的身躯  
都已化成了泥土  
捧起来  
已经闻不到当年的血腥

今天  
我们把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一切  
称作安宁  
安宁的白天和安宁的夜晚  
安宁的春夏和安宁的秋冬  
还有所有的欢笑和梦境

而我们是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  
我们随时可以用自己的鲜血  
浇灌每一朵花和每一株新草

### 延安小米(外一首)

■程文胜

步枪如矮松林立垄上  
长满茧子的大手  
在黄土地上采撷珍珠  
珍珠,金黄的小米  
醉香在粟田里飘浮  
谁会想到,八百里秦川  
青青禾秧上的细碎颗粒  
能滋养出一支强大的队伍

当年,与小米大相径庭的  
是另一支队伍  
是江南的大米白面  
面包奶油  
文明棍和高腰马靴  
坦克履带飞旋  
银圆和骰子带动行军节奏  
青纱帐前,黄河岸边  
一群善于盘剥的胃  
吞咽不下一碗坚硬的稀粥

手捧延安小米  
清香的气息回荡心胸  
相隔近一个世纪  
那些战士向我招手  
自信的微笑  
以及对土地深沉的爱恋  
让一粒粒珍珠小米  
饱含新时代的深意  
令人齿颊留香

# 出发向远方

■徐瑞澍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成长,感受到“出发”的味道。

当急速前行的高铁载着初次离家的我,穿过一条又一条隧道,朝着部队驻地的方向驶去时,家乡便成为一个等候我回望的原点。

车上的战友们围在一起说话,猜测自己即将面对的军营生活。对于未知生活的担忧、对于过往生活的不舍,浮动在每个人的心头。不一会儿,这群刚入伍的女兵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山川,红了眼眶。

“咱都别哭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突然,同行的人里,那个大学刚毕业就来参军的女兵率先擦了擦眼泪,坚强而豪迈地说。

没想到,高铁上相互鼓励的我们,到了新兵连被编排到不同的班、排,我身边连一个同年兵都没有。

于是,从到达营区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品味孤独的滋味了。

秋去冬来,天气多了些许寒凉,呼出的哈气化作白雾,飘散在眼前。

新兵训练结束,战友们相互拥抱,又纷纷拎上行囊,离开了这个背靠着山的营区,奔赴新的单位。

这一次出发,我来到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一座小城。

在以飞行为首要任务的连队,我日日伴着战机轰鸣入睡,起床,抬起头就能看见战机在空中翱翔。很快,从小就向往蓝天的我,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

我喜欢看战机起飞、降落,喜欢对讲机里不断传出的术语,喜欢与外场有关的一切工作。我喜欢在晨雾尚未消散时出操,任凭湿漉漉的水汽混着树叶的气味钻入鼻腔。

我真的会长期驻在此吗?我没有答案。

但很快,台站给了我答案。

一方小院、一排平房、几间家窝、一口水井、一处小果园……台站里的老班长向我介绍:“我是最早来台站的,以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个空荡荡的小院子。修屋子、打水井、种树种菜、养鸡养鸭,都是我们一点点建设起来的。”老班长说着,朝旁边的几棵小树指了指。每株树苗上都有一块铜色的小铭牌,每一块铭牌都清楚地记录着何人、何年、何月栽种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摆满了丰盛饭菜。老班长说:“除了连队送补给和定期检查的人之外,我们这里常年没有其他人来。听说你要过来,我们激动了很久哩!”

另一个老班长说:“这香肠是我自己家做的,刚好我昨天休假回来,带了很多。你千万别客气,这就是咱自己家。”

他们的话语被设备嘈杂的声音掩盖,时断时续,有时甚至听得不太真切。然而,他们质朴与憨厚的模样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中。

离台站不远是山,站在半山腰望出去,绿油油的梯田尽收眼底。刚来台站不久的一个新兵指着远处对我说:“有时候晚上在监控室里值班,看着远处山脚下的灯光点点,总觉得很温暖、很心安。”

我看着他略有些稚嫩的脸庞和一

双澄澈的眼睛,不由得想到走访其他台站时那些老班长的身影。

我在这个新兵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老兵。他们为战机导航,为驾驶战机的飞行员们指引归航的方向。等到工作结束,他们又会不辞辛苦地为台站添砖加瓦,把这里建设成为一个温暖的港湾、一群人的家。

随着离家的时间变长,我也逐渐将连队当作了自己的家。从外地出差返回时,看着窗外的风景飞逝而过,我渴望回连队的速度再快一些。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军校。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我走到塔台的门口,借着月光朝远处眺望。夜空不是漆黑的,而是深蓝色,透着暗淡的云影。正在滑行的战机尾翼闪着点点灯光,仿佛地面的星星。夜风分外清凉温柔,风吹过耳畔,像老友的低声问候。我脑海中开始回闪驻守在此的两年时光,有初次进入飞行场区的好奇与紧张,有初次担负值班任务的自豪,有采访时收获感动,有备考时战友们给予的鼓励与支持……

我要与这座小城告别了。

我又将开启新一轮的出发。

一个阳光炙热的夏日,我迎着万丈朝霞登上飞机,耳边还回荡着战友们的祝福和叮嘱:“前程似锦,常回家看看……”

机翼掠过龙门山脉翻腾的云海、奔流的岷江。承载了我两年青春的小城化作一个不起眼的小点。

这一次出发,我心里装着的,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期待自己在新的军旅生活中更加坚强、智慧,无愧于身上的军装。



淮海战役(油画)

陈其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